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金台全傳

第十回 老相國上書奏聖 大英雄飄流浪蕩

話說澹台豹被金台揪住，挺上幾挺，那裡掙得脫身！手無伏雞之力，不能還手，反掙得滿身冷汗，高聲大叫：「人來，捉金台！」那曉得一眾家丁一個多不來，在那裡打張、鄭二人。金台問澹台豹道：「你這一班狗奴才倚恃父勢，行兇欺人，好不該應！別人怕你無毛大蟲，獨有俺老子不怕你這狗才的。」澹台豹道：「金台，你的人娘賊，還勿放下手來！」金台道：「俺不放你，便怎麼樣？俺與你一無相關，日間前來惹了氣，為什麼半夜三更再來吵鬧？俺這裡千軍萬馬多不怕的，何況你這等人呢！」澹台豹道：「金台，你的野賊，放了手的好。」金台道：「俺且問你，自今以後，這個地方來也不來？」澹台豹道：「吾大爺的地方，那說勿來！」便高聲喊道：「你們快捉這三個小娘回去。啊唷，好痛！入娘賊，打了吾澹大爺，你的吃飯傢伙多留勿牢的了。」金台呵呵道：「這狗頭還要嚙嚙，俺今就來結果你的性命，除了萬民的大患！」一隻手揪住胸口，一隻手拎著左腿，像捉狗一般喝聲：「去了罷！」對著庭前一撩，但見澹台豹的天靈蓋撞得粉碎，腦漿流出，一命嗚呼。此乃是他的劫數到來，沒得逃的。金台便哈哈笑道：「狗奴才，還敢放肆麼？」張其、鄭千已將一眾家丁打得一齊逃去。卻是金台弄死了無毛大蟲，哈哈大笑之時，張其笑道：「啊，三弟，澹台豹如何了？」金台道：「二位哥哥，喏，撞死在庭前。」張其道：「好爽快。」他們三人多是哈哈好笑。那院中龜子、鴛鴦急殺了，多有誰能捉他們弟兄？便多是七男八女的逃去，各保身家，幾個使女早早去了。劉小妹便叫貌多花道：「賢妹，如今弄出大事來了，如何是好？」貌多花道：「不如自盡了罷。」蘇小妹把手搖搖，叫聲：「兩位姐姐不要心焦，吾的終身已托與金台，誓不為娼的了。如今打死了澹台豹，若不逃走，定有禍來，不如隨了他們三人去罷。」劉、貌一想，也無可奈何，便一同出來見他們。先講那三個弟兄正在堂中商議這場事務，不如連夜開舟另往地方去。金台聽說笑嘻嘻道：「小弟已與蘇小妹定了終身，如何好丟下他去呢？要與他同去，免受別人欺負。」張其呵呵笑道：「三弟，那劉小妹是吾要的了。」鄭千道：「大哥、三弟拿了兩個去，剩下一個貌多花留在這裡，叫他獨木不成林，於心何忍？不免待吾也來帶了去罷，況且業已同牀共枕眠過，有何妨礙？」金台聽說便道：「甚好。」卻好姐妹三人走出來，蘇小妹便說與金台知道，金台大悅道：「主見相同。你們快些收拾，共歸船去罷。」姐妹三人便各自進房收拾了銀錢細軟，打成小包，吹滅燈火。金台扯了蘇小妹，張其扯了劉小妹，鄭千扯了貌多花，張了一盞燈，走出蘭花院，一路而去。此刻時光已交四更，乃是廿三日子，半圓的殘月照著滿街，東西南北無人行走，只有他們三對夫妻。但張其等三人多是走慣快路的，同了三個小腳伶丁的女人，張其便發性道：「嚇唷，倒運了。三個女人為什麼這等走不快的？兩位賢弟，吾的劉小妹托你們照好，吾自先去也。」張其丟下了小妹，便氣〔字〕軒昂大踏步來到船內，把這個管船小二叫醒，忙把前言說明白了。那小二聞說頓然呆了，說：「澹台豹是揚州地方要算小王皇帝的，那間打殺了，京裡大皇帝必要動氣，可笑你們無法無天，不管事體，大小做出來。看若王帝差人來拿捉你們，大家多要吃苦了，而且再要連累吾小二。」張其道：「小二官不可心忙，俺們多是好漢，一身做事一身當，決不連累你的。」那小二淚汪汪道：「可憐吾是並無行業，全虧一個朋友照應吾，薦到蘭花院，恰被你們惹出禍來。好好的一座院子拆散，那間沒有去處，叫吾怎麼樣呢？」張其呵呵道：「小二官，不妨。你若是無處存身，隨了俺們去罷。你可會弄船麼？」小二道：「搖船就是吾的拿，拿手。」張其道：「妙極了，你既會搖船，與俺家一起逃罷。」此時小二真無奈何，只得答應。不多一回，弟兄兩個同了三個姑娘到了，隨即下船坐定。張其說明了小二之言，立刻開船往別處去了。講起他們人來，多是有本領的，但未曾顧什麼「國法」二字。幸而船隻寬大，張其便打開被窩，道：「來來來，大家睡罷。男的睡在這邊，女的睡在那邊。且到天明再作道理。」金台聽說，微微笑道：「大哥，他們乃是婦人家，雖然做平康出身，若不是吾輩之妻，悉聽他們。如今已為俺們妻子，綱常是不可差的。如何好胡亂睡去呢？」張其道：「三弟，依你說起來難道大家呆坐不成？」鄭千接口說：「如若要睡和衣不妨事的。」那姐妹三人也是不肯眠，便並肩而坐，無非談說澹台豹的事，諒不干休，必要報官的，拿捉起來，何處去呢？各自心焦。那三個弟兄並勿介意，何曾怕什麼人命？憑他告官，總拿不住俺們。暫且不表。

再說到那澹台豹帶出的六十幾名豪奴，被張其、鄭千打得無法可治，逃回府去，報與太太知道。太太聞言，十分大怒，喝罵眾人：「貪生怕死，丟下大爺逃了轉來，是何道理？」家人道：「太太啊，並不是小人貪生怕死，只為這宗野賊凶狠非凡，打得吾們頭青面腫，實在顧不得大爺逃出來的。求太太作主，報到衙門裡去，起了營兵，同了三班，立刻前去抄捉便了。」太太道：「住了。此刻什麼時候？不可驚動衙門，且去接了大爺回來，明日再作道理。」家人們道：「太太，原要吾們去，必然斷送性命，只求太太開恩，保全吾們的性命罷。」太太聽說，無可奈何，立刻就差人張了相府燈籠，出了大門，叫開城門，急急奔到江都縣來，天還未明。那頭門上面多唬壞了，個個膽戰心驚，宅門上忙去稟報。江都縣即便起身傳見，才曉得是鬧勾欄院的事，便立刻親自到勾欄院來，也不用營兵。只見澹台豹死在地上，院內沒有一人，桌子上到還有一個點殘的燈籠。那江都縣好不慌張，便來驗看，看是撞破了天靈蓋死的，萬不能救活的了。忙傳鄰舍來問，多說生意忙，日間辛苦，夜裡就睡，誰肯多事管閒事呢。如今打死的是澹台豹，好比滅去虎狼一般。那官聽了好不心急，暗想道：「吾想那澹台豹，平日作為果然不好，如今死了倒也乾淨。但是兇手金台已經脫逃，必須拿捉。院中娼妓也要訪查。」那時便與相府家人說道：「你家大爺的屍首自行成殮，待下官廣差捕役，三班分頭，趕緊嚴捉金台到案，照例辦理便了。」家人道：「林老爺，這件公務不比尋常，須要上緊，比差嚴拿，以免吾家太師爺動起怒來，有關前程的。」江都縣道：「這個自然，少不得下官自己前來面見太太。」隨把院中物件點明入庫，什物木器變價入官。傳諭衙役，待等成殮了大爺之後，即將勾欄院改作民房。打道回衙，傳集通班，出標風雷火電硃簽，上緊拿捉金台、張其、鄭千三名要犯，定限三日到案。一面訪查娼妓人等，一並拘來審訊。捕役們應聲：「是。」那通班衙役奉了官差後，無非講著金台是貝州好漢，威名甚重的，誰人肯去？難做人，雖奉了官差，也只好誤差的了。

講到澹台豹府內家人們，把無毛死老虎送歸相府，告明太太。太太見了，便號淘大哭。他的娘子抱了屍身哭得天昏地暗，日月無光，便叫一面寫書與澹台惠知曉，府中就舉辦喪事。街坊上人人盡說澹台豹凶如猛虎，欺負百姓，不近人情，只會強橫，今朝倒死在金台手中，地方上除了一隻無毛老虎，想能五穀豐登，永不荒年了。一人傳兩，兩人傳三，到處多講這張快事。江都縣便出文書，詳了上司。上司批發轉來，著比拿兇犯金台，照律抵命。講到蘭花院內的烏龜、老鴛逃去，不多幾日已被公差拿獲，解到衙門。林老爺細細錄供，鴛鴦直言告官，不涉他們之事，一並放去，另行謀生不提。

再說那澹丞相在京中，忽有家人來投書信，拆開一看，便大怒道：「可惱啊，可惱。老夫半世辛苦，止生一子望他做個傳宗接代之人，也得老夫妻晚年有靠。為什麼這金台小狗頭，差他到揚州拿捉強盜，倒反與強盜宿娼，再要行兇打死吾兒？與吾澹家亦無怨仇。」來朝嘉○登殿，文武朝參已畢，澹丞相便俯伏在地啟奏：「貝州有一名馬快名叫金台，因為強盜張其等衝塘打劫了金華府，差他拿捉盜首的。那曉得他陽奉陰違，反與張其結了黨，在揚州宿娼，與著臣兒無怨無仇，被他打死。此刻與張其等通同逃走了。照此等凶徒不殺，實非百姓之福。」奏畢，伏在階上。那嘉○天子細察情由，便下聖旨道：「據卿所奏，金台藐法玩盜，反與強徒結黨，其罪已難輕貸。更行兇傷卿子，斷難一刻姑容。著即通行各省地方，不分州縣，一體嚴拿，究明正法。」澹台惠奏道：「謝吾王萬歲！萬歲！萬萬歲！」登時聖旨下來，便頒傳各處拿捉金台。此話如今且丟下不表。

再說那金台，官府差他出去捉強盜，反與強盜結拜弟兄，乃是犯款之事。如今大鬧蘭花院，傷了澹太師的公子，奉旨拿捉的重犯，那裡再能轉得家鄉，見得王則之面？幸喜他的朋友很多，東也留他住幾日，西也留他住幾天，雖則各處嚴拿，到底他的名聲很大，澹府內的惡名大振，故而大家不上緊，不肯做難人。那金台一路平安，嘗記張鸞道者云：招訪著了英雄，去極力幫助真命天子。只因帶了婦女不好東西去，必要尋個地方安頓他們。忽然想著江西地方有個師兄，姓何名其，也是一個正直無私的朋友，不免寄頓他家去，然後出來訪取英雄便了。便說與二位義兄知道，開船一直到了江西，泊在沿塘江岸上。三人上岸問明教習何家住在

那裡。有人道：「正西的高樓房便是。」金台便去扣門。何其裡面聽見，便來開門，一看，笑微微道：「吾道是那個，原來是金台賢弟。」金台忙道：「啊，老世兄，久不會了。」何其道：「為兄的渴想之至。這二位是？」金台道：「乃是小弟的義兄。這是張其，那是鄭千。」何其道：「如此裡面來。」他們弟兄三人便走進門去，各人行禮，坐下。何其問道：「賢弟，聞得你在揚州打死澹台豹，吾在家中好不放心。目下各處要拿捉你，諒來此事必然真的。」金台忙把維揚的事講明瞭：「小弟此來非為別的，只因帶了婦人，難以行走。故而來到哥哥府上，把這三人相托，伏惟金允。」何其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且請少坐。」便立起來往裡邊去了。大娘便問道：「官人，那個扣門？若是客人，待吾來烹茶。」何其道：「娘子啊，吾與你常常說的，有一個貝州好漢叫金台，江河上名聲振大，是一個年少英雄，好交朋友的人，忽在揚州把澹台豹打死了，此刻避難到此。無奈他還不得家鄉，更加帶了婦人，行路諸多不便，欲要寄頓吾處，不知娘子意下如何？倘然你勿肯，吾便打發他去。」大娘聽說，笑道：「官人，你的說話有些呆氣。天字出頭夫作主，倒是你來問吾，可笑不可笑？留不留是要你主裁的。」何其大笑道：「但是他還有義兄的妻房也帶領來的。你快快更了衣服，來接待他們。」大娘道：「曉得。官人你外邊去罷。」大娘在房內更衣暫且慢表。

再說何其出來，弟兄們便立起來。何其拱拱手道：「列位請坐。」多道：「有坐。」何其道：「金賢弟。」金台道：「哥哥，請說。」何其道：「吾與你是師弟兄，情分原來不同。人來投主自古有的，若不留居，禮上欠通。只因這二位仁兄乃是乍逢，有話須先說明。」金台道：「哥哥有何說話，請教便了。」何其道：「賢弟，吾的性子你自知道，二位仁兄不曾曉得，故而先要說明。」張、鄭二人道：「何大兄有何話說？」何其道：「二位仁兄，吾是老實人，口快心粗。舍間居住不妨事的，就是三年五載也不多，倘有失言，休要見怪，須當寬恕。吾是愚徒，天天不過粗茶淡飯，莫道酒肴全無，賤妻又是醜陋，道理不知，恐防冒犯。凡事須要見諒的。」弟兄聽說，笑呵呵道：「何大哥你真正客氣，還說一些勿客氣。感蒙留納，足見情深。」何其道：「這些說話何須說起？不是大丈夫了。」談笑一回，看看天還尚早，何其便喚轎去接他們三個夫人。

再說何大娘更換衣衫下樓來等，客人未到，把風爐扇好。講到何其，是個平等之人，無非仗此拳棒精通，有幾個喜歡習武之人，前來拜投為師。何其用心教習，趁些金聊充薪水。只有夫婦二人，將就度日。家業不多，進益微細。故而沒有丫環小使，並且手足姐妹俱無，只有夫妻二人，烹庖全仗大娘，所以何其極敬他的。不多一回，何其來到裡邊，叫聲：「大娘，三位嬌嬌來了，快些迎接。」大娘道：「是，曉得。」便立起身來，笑嘻嘻出來迎接。大家行禮坐下，金台走進來便道：「嫂嫂在上，愚叔奉揖了。」大娘道：「啊呀呀，叔叔，愚嫂萬福。」禮畢，金台便說：「嫂嫂，這是維揚蘇小妹，他出身是武林，願隨愚叔，因有難，未曾做親的。」娘娘道：「果然好一位嬌嬌。這兩位？」金台忙道：「嫂嫂，這位名叫劉小妹，是張其嫂嫂，也未成婚的。這位是貌多花，是鄭二哥哥的嫂嫂，也未成親。只為愚叔目下身犯王法，難以回鄉，特借高堂暫時寄頓，多蒙哥哥嫂嫂允許。倘有差遲，休要見氣，念他們多是年輕。」大娘聽說，笑嘻嘻叫聲：「叔叔，你欠聰明了。雖與你哥哥異姓，卻是情同手足的。嬌嬌在此，諸多簡慢，如有不到之處，還求見諒。」金台道：「嫂嫂言重了。」便轉身到外面來，大娘把四杯香茗盛了一盤，交與何其。四個男人外面吃茶，裡邊四人也是四盞茶。大娘瞞著眼看他們的面貌，心中想道：「人品多不輕狂，頂好要算是蘇小妹，宛如仙女降世，端莊穩重，誰能及得，金叔叔果有眼睛的。」且談那弟兄們往船內去搬物件，何其一點明，即去買些酒肴來款待那三對夫妻，忙收拾了房間與他們各自安身。娘娘與他們早晚盤桓，如同姐妹一般。何其與金台等也似同胞生的，留他們一同居住在此，獨有金台忽想起母親來了。要知英雄會合情由，請看下回分解。